

●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

顏廷瑞 著  
午朝卷

# 汴京風騷

王安石

司馬光

蘇軾

午朝卷

午朝卷

午朝卷

汨方月駮

午朝卷

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名: 汴京风骚(午朝卷)

---

著者: 颜廷瑞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白石桥路42号)

(邮政编码100081·电报挂号6550)

排版者: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

印刷者: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装订者: 河北省三河市长虹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---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: 11.625

字数: 264,000

版次: 1995年5月第1版

印次: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

---

书号: ISBN 7-5033-0325-5/I·384

定价: 12.80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# 篇 目

## 一 汴京·安上门外

“人定胜天”与“人奈天何”·在旱蝗为虐的年月，苏轼的诗作《钱塘集》出现在京都……（1）

## 二 汴京·福宁殿御堂

“上天示警”与“人事不修”·皇帝赵顼在愁苦无奈中“诏求直言”，预示着王安石的失宠……（16）

## 三 汴京·王安石府邸

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·在拟定“顺应上天示警”的对策中，王安石的思维仍在学者的“心游万仞”中打着圈子……（32）

## 四 洛阳·独乐园

司马光“独乐”于“独乐园”·翰林学士承旨韩维

DAB1/25

奉诏而来，司马光阅览着皇帝赵顼的《广求直言诏》痛哭失声……………（43）

## 五 汴京·福宁殿

王安石不合时宜地喊出了“天道尚变，人道尚占”的高论，饥饿的现实决定了它遭受冷落的命运。智慧闪烁的火花消失了……………（59）

## 六 汴京·福宁殿

一幅血泪汪汪的《流民图》展现在皇帝赵顼面前，他痛苦地跪倒在地，哀恸泣诉。这未必不是提供了一个“改弦更张”的契机……………（73）

## 七 汴京·庆寿宫

皇室的纷争出现在太皇太后的病榻前。母子顶撞，兄弟反目。太皇太后把王安石的命运交给了“天命”裁决……………（81）

## 八 汴京·王安石府邸

王安石猛省了。邓绾、舒亶、李定为他描绘了一幅纷争再起的图景。王安石在探索“风穴”中翻开了苏轼的《钱塘集》……………（97）

## 九 汴京·延和殿

荒唐的“赌博”。皇帝赵顼直挺挺地跪在御台上合

掌祈天·宰相王安石气噎昏眩，重重地跌倒在御座前的砖地上…………… (107)

#### 十 汴京·福宁殿·王安石书房·郑侠画室

“天命”折磨着大宋京都的人们·一场“赌博”揭盖·王安石在雷雨滂沱中仰天畅笑…………… (117)

#### 十一 汴京·大相国寺·宣德楼

雨霖滋润着雄心、壮心、野心、苦心·辉煌的“浴佛节”·皇帝赵顼恢复了新法·吕惠卿飞跃而上·王安石出知江宁府·郑侠怀抱新的画卷在拥挤的人群中奋力地前进着…………… (137)

#### 十二 杭州·灵隐寺

《钱塘集》的风波卷来·空灵淡远，清茶素斋中的谈禅·苏轼在超越与凡俗、天堂与地狱之间，选择了通向凡俗与地狱的道路…………… (170)

#### 十三 汴京

“种瓜得豆”——一种常见的现象，一个时代的奇特产物，一项事业的悲惨转折…………… (201)

#### 十四 密州

历史逼迫苏轼走向黎庶人间·旱蝗为虐和“杞菊之餐”，使他在寂寞的山城写下了仕宦人生中光辉暂短

的一页…………… (229)

## 十五 洛阳·独乐园

“谣言啄伤”闯入了“世外桃源”的篱笆·大内宦侍乘坐的华贵双马四轮车辚轰隆隆而来，悄然而去·“朝臣典范”司马光眼前一黑，扑俯在书案上说不出话来…………… (253)

## 十六 汴京·延和殿

皇帝赵顼的自尊受到了伤害·吕惠卿凶狠的一击，从身躯上打倒了王雱，从精神上打垮了王安石·“一日凤鸟去，千载梁木摧”…………… (277)

## 十七 湖州·太湖

皇帝御笔铸就了大宋百年来最大的文字狱——“乌台诗案”·鲈香亭上，苏轼对着茫茫水天发出了“仕宦人生”的忏悔…………… (295)

## 十八 汴京·福宁殿

“乌台诗案”迅速地扩展·朝廷最大的一次“谏争”出现了·王安石为拯救苏轼从千里之外的江宁送来了“奏表”…………… (314)

## 十九 汴京·御史台监狱

泪渍纸笔，诗魂在炼狱中升腾着·苏轼超越痛苦的

灵魂，在寻觅着另一种人生的境界…………… (329)

## 二十 汴京·延和殿

“乌台诗案”在皇帝赵顼新的需要中了结了·苏轼走出监狱，在歌伎的梅花棚里，“无可救药”地依然唱着他心中的歌…………… (340)



## □ 篇一

汴京·安上门外

“人定胜天”与“人奈天何”·在旱蝗为虐的年月，苏轼的诗作《钱塘集》出现在京都·

苏轼、司马光贬离汴京已近三个年头了。王安石的九项大法已经全部出台。“均输法”、“青苗法”、“募役法”、“农田水利法”、“保甲法”、“方田均税法”、“市易法”、“免行法”、“将兵法”在大宋寥廓疆土上的实施，卷起了翻江倒海的雄风，创造着万象更新的现实。加之，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大破西夏军的“熙河开边”、中书检正官章惇平定西南峒族暴乱的“梅山之捷”和王安石之子王雱所著《〈道德经〉注》、《老子训传》、《佛书义解》的自费镂版、鬻于书肆，哄动京都，更为“变法”增添了

奇丽的光彩。“人定胜天”，王安石正竭力改变着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。

“人奈天何”！天灾突至。从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七月起，河北路、京西路、京东路、河东路、淮南东路、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，十月不雨，一场特大的旱灾，毁掉了秋收、冬种、春苗，甚至毁掉了野菜、山果、鱼虾。大旱之中，飞蝗漫天，人蝗争食，树叶也光了，草根也尽了。饥饿相逼，哀鸿遍野。健勇者成群结队，铤而走险，呼啸山林；羸弱者老幼相扶，涌入城镇，涌入大宋京都。

“绿浪东西南北路，红栏三百九十桥”的汴京城，被这场漫长的天灾煎熬得改变了容颜，连昔日繁华绮丽的十里御街都成了万千流民白日乞食、夜间栖居的地场。

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遇到了空前未有、人力莫及的挑战，历史的大悲剧从此愈演愈烈。

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三月十九日清晨，随着汴京外城新西门、新宋门、东水门、东北水门徐徐地打开，又一群来自京东西路的近千名饥饿百姓涌入京都。他们憔悴脱形，拖儿带女，步履艰难，其状惨不忍睹。中午时分，这群呼天号地的乞食者，涌入天汉桥下酒楼食铺汇聚的曲院街。

其时，遇仙酒楼楼上，两桌酒宴正在进行。一桌是王公子弟的轮流作东，新近推出的几个绝色的歌伎，五个慍悍骁勇的“斲波”、“撒暂”正闹得浪声浪调；一桌是京都商贾的巨头潘、王、张、谢正在借酒浇愁，计议着应付市易司“米粮官营”的对策。遇仙酒楼老板绰号“小掉刀”，时年三十多岁，短小精悍，人极精明，此刻，他正在参与着巨头们的密议。

忽地堂信闯进雅座，神情慌张：

“爷，鹿家分茶被乡下讨饭的吃坍了，曹婆婆肉饼铺被乡下讨饭的吃黄了，王家包子铺被乡下讨饭的吃干了……乱哄哄几百人，又朝咱酒楼涌来了……”

商贾们有些慌神。

“小掉刀”手执酒杯，眸子一转，叱斥堂信：

“一群乞丐，也要潘爷、王爷、张爷、谢爷离席迎接吗？”

堂信一时摸不着头脑地愣着。

“小掉刀”把杯中的残酒向堂信泼去：

“蠢货，你听隔壁那桌是谁在瞎扯乱唱？”

堂信眼睛亮了。

“小掉刀”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扔给堂信：

“告诉他们，潘爷、王爷、张爷、谢爷此刻正在兴头上，别让那些穷讨饭的打扰了四位老爷的雅兴！”

堂信急忙应诺退出。

饥饿的流民哀声悲怆地涌上遇仙酒楼的台阶，迎接他们的是那五个彪悍蛮横的“厮波”、“撒暂”。

一阵乱骂、驱赶，在推推搡搡中，“厮波”、“撒暂”突然从腰间拔出匕首，插入五个流民的胸口，惨叫声炸裂而起，鲜血喷涌，人群刹那间凝住了。杀人的“厮波”、“撒暂”稍显迟疑之后，为首者一声唿哨先退入门内，然后转身逃逸而去。痴呆的流民一下子醒悟过来，发疯一般叫骂着冲进遇仙酒楼，见人就打，见物就砸，他们抓不到凶手，便以毁坏这酒楼中的一切来发泄愤怒和仇恨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辉煌的遇仙酒楼只剩下了一个破门坏窗的空壳。待皇城司操刀执戈的士卒赶到，酒楼空无一人，除了门前台阶上的五具流民尸体外，只有满街满巷围观的千百细民。

在“酒楼杀人案”发生的同时。内城东华门外市井，也发

生了一起捣毁“杂卖务”的骚乱。

是日午时，因东华门外市井货物奇缺，购物未得的皇室王公子弟、总管府丁六七十人，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华门外“杂卖务”，抓住管理市场的几个小吏，索要市场缺货的鱼虾鳖蟹、鹑兔脯腊。可怜的“杂卖务”小吏们，衣冠不整地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跪作一排，任凭这群装束华贵的闹事者嘲弄辱骂。围观的商贩们也在诉说“杂卖务”弄权牟利、肆意勒索、捆绑关押业主的罪行。一位王府总管模样的中年汉子跳上台阶高处，面对人群，口角生风地对“杂卖务”进行声讨诛伐：

“东华门外这块地方是干什么的？头一桩事就是经营皇宫皇室日常用物。几十年来，这里货物齐全，品类繁多，质量上乘，菜蔬瓜果、鱼虾鳖蟹、鹑兔脯腊，以至应时小菜，莫不新鲜清洁。绫罗绸缎、脂粉篾梳、首饰佩物，以至金玉珍玩，莫不精巧奇丽。可近两年来，‘市易法’行世，‘免行法’出笼，莫说黎民百姓衣食不保，就连皇宫皇室也取消了实物供应。‘杂卖务’这些赃官污吏们，你们的新法不是规定‘依爵位等级发放银两，由各宫各府依其所需自行购买’吗？今个我们来买了，可鱼虾鳖蟹在哪？鹑兔脯腊在哪？‘变法’，‘变法’，这不是变着法儿整治人吗？”

中年汉子的煽动演说，立即赢得围观的富商大贾、小商小贩，以及起哄者的狂热喝彩。

喝彩声中，市易司提举吕嘉问骑着高头大马，带着三名市易司官员，正巧前来视察市场的买卖情状。他一出现，立即被闹事者认出，闹事者更加长了精神，他们扔弃“杂卖务”那几个可怜的小吏，蜂拥而上，团团包围了吕嘉问，叫喊声、诅咒声、诉苦声如浪似涌。

吕嘉问紧勒马缰，打量着眼前这群衣着鲜丽的闹事者：这

是一群惹不起的主啊！他不敢跳下马，怕失去说话行事的主动。在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，为缓解形势，他笑呵呵地拱起双手，佯作不知地打趣：

“吕嘉问这厢有礼了，吕某这厢有礼了！做买卖就是要讨价还价，最终还是要公平成交的。你们中哪位是陶朱公，我愿意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……”

闹事者在吕嘉问这故作轻松的打岔中，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中年汉子。中年汉子轻蔑地一笑，跨步而出，立于马头前，神情傲慢地草草拱手：

“市易司提举大人，别装疯卖傻了！请问大人，你的市易法缘何而行？是为国吗？是为民吗？是为皇上吗？”

吕嘉问心想：此人必是闹事的头。他拱手一笑：

“看先生的装束，听先生的高论，既非店铺老板，亦非货摊业主，更非一般买卖人。不知先生有何见教？”

中年汉子毫不畏惧，话语慷慨激昂：

“大人忘记了这里是东华门外市井，几十年来，卖者赚的是皇室的银两，买者花的是皇室的供奉，皇家的银子养活着这条街上的男男女女、猪狗鸡鸭，并且包括大人你立的那个‘杂卖务’……”

吕嘉问堆笑隐忍着：

“先生高论，请讲下去。”

中年汉子开始揶揄嘲弄：

“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强国，可眼下粮米日少，菜蔬日缺，流民入京，连一碗稀粥也喝不上啦！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富民，可眼下货不流通，商贾钱荒，买卖停歇，市面萧条，民可是越来越穷了！大人提举市易司以解皇上之忧，可眼下皇室待菜进厨，待米下锅。大人，我向你弯腰打恭：皇室成员，也是宗庙子孙，

看在太祖太宗皇帝的情面上，请高抬贵手，别再在宗室恩遇上开刀了。”

吕嘉问耐不住了：

“先生何人？”

“皇室右羽林大将军赵府总管。”

围观者慑于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显赫名头，不由向赵府总管投去恭敬的目光。

吕嘉问厉声叱斥那总管：

“造谣生事，一派昏话！太祖太宗皇帝建国立业，旨在解民倒悬，造福黎庶，决非图后世子孙之优容糜费。且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，自不长进，靠祖宗余荫，是不能长久当饭吃的。你身为赵府总管，今日所言所行，不仅犯有惑众滋事之咎，而且有辱皇室德望之罪……”

赵府总管怒而咆哮：

“井底蛤蟆，刚跳上井台，就逞起威风来了！砸掉‘杂卖务’，找皇上要饭吃去！”

存心闹事的皇室王公子弟一哄而起，冲向“杂卖务”……

赵府的府丁则扑向吕嘉问。吕嘉问的坐骑受惊，嘶鸣腾跃，冲倒了赵府的一个府丁，冲出围观的人群，在骚乱的街道上狂奔着。

市井大乱，乞食的流民们，趁混乱抢掠食物。无论抢到还是没抢到的，都将为皇室子弟的闹事承担罪责……

几乎在同一时辰，朱雀门外太学贡院南大街的“五岳书肆”门前，也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惨剧：

巳时，又一场别具风格、震动京都文坛的售书活动在“五岳书肆”门前开张了。一幅特大的红绸金字“贴示”覆盖了半面墙壁，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红黄交映的光彩，向街上行人宣

示苏轼诗作《钱塘集》已隆重行世。几百部镂版精致、装帧堂皇的《钱塘集》整齐地摆放在门前的书架上。京都的文人学士、馆阁官吏、知书细民、官妓歌伎、瓦肆艺人皆欢聚于此，争相购买，真是人山人海。特别是驸马王诜的驱车来临，使这次销书活动达到了高潮。

这部《钱塘集》是驸马王诜半年前在苏轼本人尚不知晓的情况下着手镂版印制的。驸马的用意，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朋友不移不变的情谊，特别是在朋友倒霉遭贬的年月；也许是出于对朋友艰难生活的资助，因为苏轼仅靠微薄的俸禄，养家糊口着实不易；也许是受到去年王雱自费镂版出书、鬻于书肆、轰动京都、被皇帝破例晋升为崇政殿说书的启示，也想用《钱塘集》唤醒皇帝的良知；也许是欧阳修于前年（熙宁五年）八月病故于颍州，苏轼已成为文坛领袖，特以此为朋友鼓吹祝贺；也许他什么也不为，只是因为苏轼的诗风变化太大，诗句太精彩，诗魂太动人了，文心相通的喜悦和欣慰，使他不能不把远在杭州的苏轼再次推给京都的人们。

驸马王诜一走下马车，就受到文人学士的热烈欢迎。他身着浅黄色博带宽袍，红绸束发，气宇轩昂，举止随和，言谈无拘。书肆老板急忙上前恭行大礼。王诜执老板之手朗声谈笑：

“书肆老板，文人之神！《钱塘集》销售景况如何？”

“托驸马洪福，景况空前，超过去年王公子王雱镂版自售《〈道德经〉注》、《老子训传》、《佛书义解》的盛况。八百部《钱塘集》，半天售完，京都少有。这得感激驸马爷的慧眼识珠了。”

王诜纵声大笑：

“苏子瞻，诗才超人，声威夺人啊！”说罢，走进文坛的新朋故友之中，相互问候，热情打趣。为朋友们关切苏子瞻的命

运的议论所感动，他以《钱塘集》为话题，慷慨激昂地为朋友张旗鼓吹：

“苏子瞻的这部诗集，绝大部分诗篇是赞美杭州风光的秀丽和多情，这与子瞻的郁郁不欢有着血肉真情的联系。他要借陶冶山水以忘忧消愁。他热爱杭州，吟出了‘故乡无此好湖山’的感慨；他热爱西湖，把西湖喻为美女，吟出了‘淡妆浓抹总相宜’的多情；他热爱西湖春天‘新蒲出水柳映洲’的清雅；他热爱西湖夏天‘夏潦泓水深更幽’的辽远；他热爱西湖秋天‘西风落木芙蓉秋’的萧索，他热爱西湖冬天‘飞雪暗天云拂地’的凄凉。他赞美孤山，吟出了‘水清石出鱼可数，林深无人鸟相呼’的宁静；他迷恋灵隐，吟出了‘溪山处处皆可庐，最爱灵隐飞来孤’的感叹。他热爱杭州，爱得朝夕难舍、生死难离啊，竟然吟出了‘平生所乐在吴会，老死欲葬杭与苏’的生死恋情。

“这部诗集，也有一部分是写民间生活的。这些诗作，有的是从‘朝推囚、暮决狱’的公堂上得来的，有的是从‘飞蝗来时半天黑’的灾情中得来的，有的是从田中老妇‘眼枯泪尽雨不尽，忍看黄穗卧青泥’的悲惨情景中得来的，有的是从视察润州、秀州、富阳、新城等地的山村、农舍、盐田、猪圈、牛栏里得来的，有的是从他那片‘见事有不便民者不敢言、亦不敢默视’的痛苦心境中喷涌出来的。子瞻的诗变了，不再是‘发万古之幽思’，而是着眼于治下人们的疾苦了；不再追求绮丽、峻险和缠绵，而是变得真切、深沉、犀利、明快、泪花闪闪和含讽带刺了。子瞻似乎在超越他的恩师欧阳修，向诗圣杜甫的身边跨去，他在为天灾中黎民的疾苦奋力呼号。在这些地方，他还是那样口无遮拦……”

门外街头，三四百名饥饿的流民，在王洗心神专一的谈论



中，弄清了有一位大人物对他们的境遇十分同情，“哗啦”一声响动，一齐跪倒，打断了王洗未尽的话，向这位着装高贵的驸马爷发出了碎心裂胆的乞求。

王洗望着跪地哀求的流民，望着乞食行列里奄奄待毙的老人和孩子，心胸发闷，嗓门似乎淤结了。他一时不知此时该说什么？该做什么？身边的官妓歌伎、瓦肆艺人突然咽泪出声，他才灵醒过来。

“我无诗，我‘呼号’不出声啊！书肆老板，借我铜钱五千，我要学《钱塘集》中的苏子瞻广布功德！”

“五岳书肆”的老板忙从屋内取出五千铜钱，放在王洗面前。

王洗抓起铜钱撒向乞食的饥饿百姓，喟然自语：

“我能做的，只是如此，只能如此啊……”

谁知，五千铜钱落地，却引起了疯狂的争抢，以至相互践踏，任何劝阻、恐吓都制止不住。待皇城司的士卒赶到，书肆门前，竟留有十余具被活活踩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。

“我做了一件蠢事啊！施舍为了救命，谁知五千铜钱却杀害了他们……”驸马王洗呆呆地站在“五岳书肆”门前。

从三月二十日起，皇城司开始在全城驱赶流民出京。

禁军马队，挥动皮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。奈何禁军有数，且不都是铁石心肠；流民万千，个个都是饿不怕死；京城方圆四十余里，街巷千百，道路纵横，大有回旋之地，于是，流民窜于京都，神出鬼没。禁军追踪寻迹，疲于奔命。逃躲追逐之间，马蹄声、斥叱声、鞭打声，呼天抢地的哀嚎声，有气无力的咒骂声，悲不忍闻的惨叫声，不分昼夜地起伏在京城。

三月二十四日午时，烈日如火，热风如炙。一群老幼相扶、腿脚打飘的流民二十多人，艰难地流动到皇城左侧的安上门附近。终于筋疲力尽，一位老者脚步一乱，身体踉跄地跌倒于地，